走到苦難者身旁

大林慈濟醫院一般外科 張群明 醫師

文／謝明芳、江珮如

身處在倒塌的大樓裡，這一刻，張群明真實感受到「生命與共」、「用生命走入生命」是什麼感覺。

「阿嬤，我們要帶您出來囉！我們知影您真不甘您的厝，但是請您要放下……(臺語)」有如在安撫老人家般，中華民國搜救總隊(簡稱：搜救總隊)救難人員一齊抬起阿嬤的大體，走過層層疊疊的斷垣殘壁。

救難人員們將大體送達目的地後，一同向阿嬤致敬，這是搜救總隊一直以來尊重生命的體現。

脫下白袍換上紅服
災難現場搶救生命

二〇一六年二月六日凌晨三點五十七分，高雄美濃發生芮氏規模六點四地震，臺南傳出嚴重災情。當日接到訊息，大林慈濟醫院一般外科張群明醫師上午結束工作，中午旋即回到家鄉臺南，換上另一套制服、戴好安全配備，以搜救總隊隊員身分，加入維冠金龍大樓的搜救行列。

一位倒頭、雙腳被鋼筋水泥壓住的生還者，外露的一隻手已被接上點滴，張群明抵達現場，呂總隊長任命進入評估生還者狀況。躺進只能容納一人的空間，仰望天花板，正與近在咫尺的年輕人互望，第一次看到傷者是在災難現場，張群明內心充滿恐懼，害怕的不是看到傷勢不輕的傷口，而是習慣了平常在醫院的環境，手邊忽然沒了這些醫療設備，感覺什麼也使不上力，且又身處在瓦礫堆中，彷彿自己也在夾縫中求生存。

「他的腳被鋼筋水泥壓斷，需要立即上止血帶，否則會有組織再灌流傷害喔！」總隊長提醒，張群明才驚訝地回過神來，「對喔！需要。」

張群明隔空問暖，「你還好嗎？」

「我還好，有點冷……」聽到年輕人回答，大家更是加緊腳步搶救。

搜救總隊的弟兄們討論如何挖掘，起先由下往上，發現困難重重，後來從上往下挖，受困十小時的年輕人終於獲救。張群明待在現場，陪著年輕人等待即將重見天日的一個多小時，一邊協助留意他有無保暖及保持意識清醒，一邊看著搜救總隊的弟兄們一層一層地將壓在他

儘管阿嬤已逝世，搜救總隊仍把阿嬤從瓦礫堆中完整救出，邊抬邊安撫著她。（圖／聯合報提供）

於生死相離的關頭，能救出一位位生還者，對搜救總隊是莫大的鼓舞。（圖／中華民國搜救總隊提供）

身上的鋼筋水泥挖掉，「大家朝目標努力，小心地一層又一層挖，就是為了救他。」彼此互不熟悉，卻能在團隊合作中完成任務，張群明感受到那分為了救人的團隊默契。

災難現場與醫院環境大不同，醫療處置也就有所不同，像是為了評估那一位患者，需要躺在地上與他對話，或是爬入倒塌的大樓層間觀察患者傷口，「只能利用現場有的器械做簡單傷口處理，在千變萬化的現場隨機應變，都是為了讓生還者活下來。」

搜救進入第二天，總隊發現一位已無生命跡象的阿嬤，挖掘過程，救難人員們小心翼翼不破壞到她的大體，以保留完整性，花了幾乎一整天的時間，才將阿嬤帶出來；這也是搜救總隊尊重生命的展現，儘管阿嬤已罹難。

犧牲與家人團聚圍爐的溫馨時光，張群明一待就是四天。看著幾百位搜救總隊的弟兄們，日以繼夜地鑽進倒塌大樓內搜尋，協助一位位受困者脫困、救出一位位受傷者，除夕前後，寒流正來襲，弟兄們不顧寒冷，脫下外套包覆著救出的孩童，期間還下了雨，穿起雨衣持續救援，日夜輪流守在現場。如同眾人好奇，張群明問起弟兄們：「此次救難很困難、很辛苦，為何你們還願意待在這裡？」

「每個生命都不該被放棄，如果是自

己或親人被壓在那倒塌大樓裡，你會多麼希望趕快被救出來。」弟兄們的答覆令張群明動容。

通過磨人的訓練，加入搜救總隊

搜救總隊成員多數為建築、營造、土木、水電等背景，救災過程需要什麼機械，猶如醫師手術需要何種器械，對他們而言是共通語言，對張群明來說卻如鴨子聽雷。

術業有專攻，醫療要走入災區，也需要接受一些訓練和準備。「雖然身為醫師，每在災難現場，總覺得自己能做的有限，我到底還能做什麼？」

二〇一五年六月一趟尼泊爾大地震賑災，以及九月參加在花蓮靜思堂舉辦的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張群明深深省思對災地緊急醫療需要有更多的了解與訓練，醫師去到災區才能發揮更大的功能與良能。

因緣際會，二〇一三至二〇一四年間，張群明回到花蓮慈濟醫院一般外科時，認識了手術室護理師洪尚卿，滿腔熱血、樂於助人，對緊急醫療很有興趣，邀約張群明一起參加搜救總隊訓練，張群明一口答應。

欲加入中華民國搜救總隊並非易事，總隊不只需了解每一位受訓者參加目的，受訓者還得通過他們的基本訓、高山訓等「膽識、體力、毅力、耐力」訓練，且還要出勤務，才能成為真正的隊員。

二〇一五年參與受訓時，張群明為了

於危險艱鉅的災難現場，為搶救生命，搜救總隊無有畏懼。（圖／中華民國搜救總隊提供）

不讓總隊知道他是醫師而隱瞞身分，最後還是被識破。「驚險」的受訓過程，第一階段是基本訓練，包括走高空繩索、攀岩，另有野外求生、三角巾使用、搬運傷患、CPR、AED 操作等訓練。

第二階段，則是考驗體力、毅力、耐力的高山訓，確確實實的「重量級訓練」。每個人得揹上自己的糧食、水和公用帳篷、鍋碗等物品共達二十公斤，攀爬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山。

高山為原始山林且山徑陡峭，不諳環境者易發生事故，當日，張群明與隊員們就遇及登山客發生山難，直升機正前來救援，搜救總隊的弟兄也在現場救援。

涉過河谷之後是一段段的上坡與下坡，一早出發，抵達紮營地已接近傍晚，大家終於能暫時歇息，準備炊食吃晚餐。爬山若帶太多水會徒增重量，身上僅有的水是路程所需，得節省使用，但實在是太渴了，在紮營地附近有水，張群明顧不得乾不乾淨，趕緊盛來喝。

三十多人擠在幾坪大的空間，用完餐後倒頭就睡，等待深夜十一點起床，戴上頭燈、備著水繼續爬山，過程經過山壁，抓著繩索往上攀爬，腳踏處不時有小石子落下。到達山頂時剛好欣賞日出，天亮了，能見走過的路，張群明驚訝，「我們是怎麼爬上來的？夜間只專注在眼前的路，反而不覺得恐怖。」

攻頂後，大家循著原路下山，回到紮營地收拾，揹起沉重的行囊準備下山。體力即將透支，下山時一直想著是否能走完全程，「我只告訴自己手要抓緊繩索，避免恍神而跌落，已顧不得腳了。」

下坡來到溪谷，最後一段是上坡，「雖然力氣已用盡，但還是要靠意志力爬上去。」超過平時的體能負荷，終究完成了全程超過二十四小時都在行走的高山訓。

經過此次訓練，張群明的雙腳足足麻了一個月，離開平日的舒適圈，張群明難以忘懷此行的高山負重訓練。

左圖：張群明醫師（左）與花蓮慈院手術室護理師洪尚卿（右）一起到烏來災區打掃。（摘自洪尚卿臉書）
中、右圖：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與搜救總隊臺灣國際醫療團技術交流，左為張群明醫師。（圖／中華民國搜救總隊提供）

張群明來到嘉義大林小鎮，學醫行醫的同時，也感受濃濃鄉土人情，右圖左為尹文耀主任。攝影／于劍興（左）、張竣彥（右）

憶起慈青所學，社團如受訓

一生中，會遇到什麼人，似乎早已安排。

中華民國搜救總隊的呂總隊長，出身軍旅，熱誠、重紀律，三十六年前成立亞洲第一個 NGO 非政府組織的民間搜救團體，帶領搜救總隊為國內、外災地救援與受難者奉獻畢生心血。讓張群明憶起二十幾年前，加入慈濟青年社時遇到的社團指導學長。

大家口中的嚴格學長，熱情、積極、有想法、有原則。進到慈濟大學服務後，極力號召校內同學參與偏鄉孩童服務活動，後來成立慈青社，張群明即是創社成員之一。

當時的慈濟大學慈青社指導學長，希望同學們能「自力更生」，因此，經費來源不向慈濟基金會請求支援，完全靠自己爭取。張群明提及他們曾透過參加各種校外比賽，申請到接近一百萬的獎金，此外，每次辦營隊所需經費與設備，也是社團自行準備，不假慈濟志工之手。

慈青們跟隨指導學長至秀林鄉佳民與景美村長期關懷原住民小朋友。活動前，開會、寫企劃，有著籌備不完的事，活動後則是忙碌製作檔本的開始。當年的檔本還是手寫為主與沖洗、黏貼照片，並得在活動後幾天內完成多本活動檔案，呈交給各個贊助單位，大家三更半夜還待在辦公室，直接鋪睡袋是常有的事。

在外人眼中看似苦差事，張群明一點也不覺得辛苦，因為結識了幾位如陳鈞博、何姿儀等知心夥伴，彼此來自不同科系，同樣有顆為偏鄉孩童付出的心。

當時花蓮慈院常住志工黃明月師姊，則時常帶大家去家訪或至醫院當志工。從西部到東部，看見許多生活條件不佳的家庭，尤其是原住民孩童，張群明進而感恩、知足成長過程有父母的疼愛，深覺自己是個很幸福的孩子。

除了參與社團活動，一方面透過閱讀慈濟月刊，張群明一步步認識慈濟、認識證嚴上人，其中特別喜愛慈濟志工的故事，看見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慈濟志工，為讓社會變得更善更美，無所求地

付出愛心，使他佩服不已。

日後，指導學長常帶大家回精舍參加活動、志工早會，張群明也更認識上人，漸漸結下師徒之緣。

感恩古樸家風，有緣有福成良醫

換上現代衣裝的繁華街景，有著一家保有復古風的傳統制服店，那是張群明的爺爺、奶奶經營，後由爸爸、媽媽接手下來。

老店裡，留有兩對夫妻從年輕至老邁的殷勤身影，循規蹈矩的處世態度與家中女性勤奮持家的美德，一代傳一代。張群明從小耳濡目染，無形中也養成自動自發、按部就班的個性。

二十多年前，資訊還不很開放的年代，高中生對於自己的未來普遍少了思索，張群明也不例外。身為四個手足中的老大，他並未背負厚望，也因此很單純想著大學畢業能有份穩定工作就好。

「對父母來說，家裡有人當醫師能照顧家人健康，也是不錯的事。」一九九五年考上慈濟大學醫學系，課業對他並不困難，真正的挑戰則在畢業後……

二〇〇二年住院醫師階段，張群明花蓮、大林兩邊跑，二〇〇四年正式轉調大林慈院，成為院內第一位外科住院醫師。前無學長學姊引領，學習全靠自己摸索，所幸，從住院醫師成為主治醫師，一路有移植中心尹文耀主任、一般外科魏昌國主任提攜指導，甚至出國至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移植中心學習時所遇到的指導教授，都是他想感恩的人。

年紀輕輕即取得肝臟移植資格的張群明醫師（右），感恩行醫路上有尹文耀主任（左）等前輩老師的指導陪伴。攝影／何姿儀

長達一年多的奮鬥，阿吉（左五）喜獲重生，醫療團隊為他祝福並舉辦肝臟移植重生慶生會。（圖／阿吉提供）

享受器官移植挑戰
捐者的愛與受者信任

選擇走上肝臟移植這條路，張群明自嘲，因為當時不了解也就不知道怕。尹主任鼓勵「要不要來學學看、做做看」，未多想將來會面臨什麼困難，他就去嘗試，接觸之後發現確實不易。

年紀與他同齡的阿吉，五年多前因B型肝炎猛爆性發作導致肝衰竭，很多親朋好友建議他至南部醫學中心就醫，他堅持留在大林慈院，張群明問：「為什麼想留在這裡治療？」阿吉這麼對張群明說：「信任，對專業的信任。」

要讓一位病人如此信任醫療團隊，得以想見過程，團隊付出了多少心力。確定只剩肝臟移植可挽救性命，阿吉從內科轉由外科照顧，等待肝臟期間，幾度的病況急轉直下、出院後又急診入院，張群明與團隊使盡法子搶救，阿吉感受到大家對他的用心、關懷，安心地全然託付給醫師。

直到一天，傳來外院有病人有意願捐贈器官的訊息，當時阿吉心理尚未準備好，張群明更是惶恐，他明白這位捐贈菩薩當時的身體狀況不甚理想，「肝臟移植到阿吉身上，他能順利活下來嗎？」後來，這位捐贈菩薩突然衰竭往生，張群明卻感受到捐贈者家人因無法圓滿捐贈者心願的痛。

幾個月後，又傳來等到肝臟的消息，張群明正好在花蓮進行模擬手術，一接

到消息，趕緊搭機返回大林慈院。等候手術的同時，影像醫學科林志文主任檢查發現阿吉感染了肺結核，這給了醫療團隊一大考驗，因為治療肺結核的過程長達九個月且藥物會傷肝，對阿吉則別無選擇，再不移植恐無希望。

「因為你感染了肺結核，情況較複雜……」心懷擔憂，移植外科尹主任與張群明仔細地向阿吉說明日後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已有心理準備的阿吉，反倒鼓勵醫療團隊：「若不複雜，怎麼能顯現出你們的價值呢？」

經團隊努力，手術順利完成，張群明感恩術後有尹主任的悉心照顧，另有胸腔內科及感染科的協助；從發病到順利換肝，近一年多的照顧，終於有個圓滿的第一階段。一晃眼五年多過去，阿吉與張群明、醫療團隊的情誼早已超越醫病關係。

「若要重新選擇，我還是會選肝臟移植，我喜歡有挑戰的手術，而且是由團隊一起完成的手術。」儘管肝臟移植的病人，於術前、術中、術後照顧上需用盡心思和時間，然而，病人的信賴與重生，以及醫療團隊的合作，化成了張群明甘甜的果實。

行醫中悟真理，無常中求精進

「別人傳授方法、經驗給我們，互動中，自然影響了我們的思維、方向，但要做出最後成果，還是得靠自己的毅力、勇氣。」要說真正有毅力，張群明慚愧不及上人各方面的展現，仍時時在學習上人的精神。

「追求完美，近乎苛求」是張群明對自己的詮釋，「我希望我所照顧與開刀的病人達到零死亡率。」在他看來，低死亡率和零死亡率之間仍有很大的差距，雖然醫療不可能零死亡率，但要盡力做到將死亡率降至最低。

如此地兢兢業業，從睜開眼、踏入醫院，張群明的腦筋猶如電腦處理器不停運轉，思考著下一步應如何治療，有時離開醫院仍繼續想。「這條路行不通，就換另一條，找尋方法且多看、多學老師們怎麼做，我們遇到的困境，或許老師們都曾經走過。」

走外科、器官移植這條路，時常需與死神拉拔，張群明很能了解「無常隨時在身旁」的警惕，從中體認「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則。過去，著重在追求醫療技術的成長、壓力的克服，謹慎過每一分秒，直至近年，他開始反思應該還能做些什麼，「人往往因穩定後處在安逸狀態，若不把握時間精進，容易懈怠。」

走出醫院，仍有許多需要幫助的人。去年，張群明也把握機會前往尼泊爾賑災，期間，遇到一位罹患先天性疾病、臉部畸形的十一歲女孩，右眼沒有眼球、左下眼瞼因被鼻翼拉扯無法闔眼，長期下來，眼睛乾澀且視力愈來愈差。

為解決她的困擾，醫療團帶著她至當地一家整形重建醫院求診。女孩曾在一歲時進行了兔唇手術、兩歲半進行一次鼻翼重建手術，由於臉部會隨年齡改變，當地整形外科醫師評估等到女孩成年後再手術，幫助較大。

張群明與團員們特地將女孩的情形請

教在臺灣的花蓮慈院整形外科團隊、臺中慈院整形外科簡守信院長等專家，大家評估後都如那位整形外科醫師建議，於是，醫療團盡可能把所有眼藥水等藥品留給女孩的母親，並教她如何照料。

「繞了一大圈，雖然目前只能做這樣的處置，但大家為了她，過程真的很盡力。」而這次的臺南地震，也因為第一時間有很多人進入救援，讓受困的人有了脫困的機會，「受訓時的磨練能化為助人的力量，那麼，過程中的苦就都不算什麼了，就很值得了。」

臨床、研究、慈濟志業，現在又多了搜救總隊的勤務，張群明的生活愈加忙碌。事情會有階段性結束之時，他卻是不停地一直往前，「醫療技術再好，種種所做猶如上人說的『化城』，重要的是怎麼生生世世行菩薩道。」從當年的小慈青，蛻變為成熟穩重的慈誠，張群明於一次又一次入人群中感受真實苦、體會真實法。

回歸醫療初發心，張群明覺得醫療本質就是幫助他人的一個過程，「能當醫師是有福的，因為一路上受到很多人的提攜，這不是理所當然，我很珍惜這樣的機會。」投入慈濟活動和助人行列成了他的興趣，也是平衡身心的方式。

從尼泊爾至臺南震災救援，「走到受難者身旁，並且有能力為他們做點什麼，真的很有福！」他們身陷苦難卻堅強地活著，張群明讚歎那是一股難以言喻的生命力。

雖然在醫院也是救人，總覺得自己還是站在患者的另一端。深入災區，與開刀房、病房的舒適環境相差甚遠，張群明用心感受那生死一瞬間，「這是一種有別於以往的醫病關係，能夠走入災難現場，在受難者身邊搶救，更加體會『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意義。」因為走得更近，感受到的苦難也就更強烈；因為走進苦難，就有機會助世上的苦難減少一些。身兼醫者與志工二種身分，張群明笑著說，「能做到的事，怎麼能不去做呢！」

尼泊爾賑災行，感受眾生苦，張群明醫師為一位因瓦斯爆炸被滾燙的熱水燙傷腿部的鄉親處理潰爛傷口。攝影／周幸弘